

电影文学剧本

槐树庄

胡 可 著



槐树庄

胡可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周 峰 装帧

电影文学剧本

槐 树 庄

著 作 者 胡 可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2 1/2 插页：4 字数：49,000

1963 年 10 月第 1 版

196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27,8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2213

定价：(八) 0.28 元

內 容 提 要

《槐树庄》是一部描写我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电影文学剧本，作品真实朴素地描写了我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概括了土地改革、互助合作、整风反右以及人民公社化等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，表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。作品并成功地塑造了郭大娘这一农村妇女、共产党员的典型形象，描写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敢于斗争，敢于胜利，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，战胜了各种各样的风浪，和革命群众一起，高举革命大旗，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前进。



1. 一九四七年,解放区一面支援前线,一面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,槐树庄的贫农团,在共产党员郭大娘等领导下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。

2. 曾在一九四一年被郭大娘救护过的伤员老田,来到槐树庄帮助进行土改,同时给郭大娘带来了她儿子郭永来的立功喜报。





3. 地主崔老良的儿子崔治国,这时候是某企业的干部,他看到自己的地主家庭被清算,极为不满,企图压制群众,郭大娘领导群众向崔治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

4. 郭大娘遵照党指示的方向——走合作化的道路,办起了合作社,大伙奋发图强,决心把合作社办好。





5. 貧农李老康虽然分得了土地,但是因为老婆病、孩子多,生活困难,被迫把分得的土地卖给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李满仓。郭大娘劝他入了合作社,从此生活有了保障。

6. 刘根柱批评他父亲刘老成身为党员而不入社,刘老成不服气,去找郭大娘。郭大娘对他进行了严厉而诚恳的批评和帮助,刘老成认识了错误,重新回到党的立场上来,入了合作社。





7. 一九五七年,右派分子崔治国在槐树庄煽风点火,挑拨人們退社,破坏合作社,攻击郭太娘。李滿仓带头鬧退社,兴风作浪。

8. 經過群众的鳴放辯論,分清了是非,认清了敌我,合作社更加巩固了。一九五八年,在三面紅旗照耀下,槐树庄成立了人民公社,获得了好收成。



—

人声鼎沸中,出现老槐树的干枯的纵横交错的枝桠。

集聚在树下的一群服装破旧、神色激昂的男女群众正纷纷议论着,一面注视着临近的一座高大的紧闭着的黑色梢门。他们身后的墙壁上,可见用白粉书写的“前方打蒋匪,后方闹翻身”、“耕者有其田”等标语。

郭大娘在身旁妇女们的吵嚷声里被簇拥着推出人丛。她犹豫了一下,把手里的一柄秃头条帚和怀里抱着的小瓦盆递给黑妮,向黑大门挤过去。

郭大娘用拳头捶门。

随后,又有几个人拥上来,用拳头捶门。

崔家的场院。在人声和擂鼓般的捶门声中,高大的门扇颤抖着。

院角,崔老昆的儿媳急忙往柴垛里塞了些什么东西,惊慌地奔向里院。

二门处,崔老昆缓缓走出来。他立在石阶上,张开一双混

浊的老眼，呆呆地望着大門，然后用下巴朝大門指了一下，儿媳順从地走去。

捶門声止，大門吱吱呀呀地敞开了。随着鋪进門洞的阳光，群众兴奋地吵嚷着蜂拥而入。一刹时，人群布满了整个场院。

仓房的門被打开了，人們激动地望着那成堆的粮食。有那老年人抓起粮食，让它順着干枯的手指的縫隙緩緩流下去；有那年輕的竟扑到粮食堆上打起滾来。

郭大娘在粮食囤上刷浆糊，人們紧接着貼上封条。

郭大娘在仓房門上刷浆糊，人們紧接着貼上封条。封条上七个大字：“槐树庄貧农团封”。

車棚里的鉄輪大車被貼上封条，牲口棚里的騾馬身上也被貼上了封条。挤来挤去的人們在兴奋地欣賞着。

崔老昆的一双眼睛仇恨地望着这一切，冷冷地——审視着这些熟識的和不熟識的面孔。

在崔老昆身旁，朝里院涌去的人們当中，一个衣衫襤褸的老头迎着崔老昆那逼視的目光，畏惧地退了回来。

郭大娘拉住这个老头，低声責备道：“李老康！你怎么啦？”鼓舞地，“你挺起腰杆儿来！看他敢怎么样你！”說罢，警視着崔老昆。

李老康鼓起勇气，在崔老昆面前昂然走过。

崔老昆望着郭大娘，譏諷地：“你是个什么干部啊？”

郭大娘矜持地：“貧农团的委員！”

崔老昆：“你图的是个什么呀？”

郭大娘：“要翻翻身！”

崔老昆：“不是自己的肉，能长到自己身上嗎？”

郭大娘：“你这話算是說对啦！你吃的穿的都是哪儿来的？我們农民身上的肉，不能长到你地主們身上！”

崔老昆冷冷地望着郭大娘。

一群妇女喧嚷着拥了过来。黑妮喊道：“郭大娘！你看！柴禾垛里搜出来的！”說着把几个包袱撂在地下。

崔老昆斜了几媳妇一眼，走上前，慢条斯理地：“这是我儿子崔治国的！他是革命干部，他的东西你們不能动！……”

人們望着郭大娘。

郭大娘默默望着这些包袱，瞥了崔老昆一眼，示意黑妮解开。

群众七手八脚把包袱解开了，立刻，洋錢鈔票撒落一地，綾罗綢緞等貴重衣料被抖了开来，古玩玉器钟表首飾也都紛紛出现。

郭大娘对崔老昆质問道：“革命干部有这个？”

崔老昆避开郭大娘的視線，不語。

群众喧嚷。老成嬸把刘老成拉进人丛，指着地下这堆东西述說着。

郭大娘对刘老成：“他老成叔！你說該怎么办？”

刘老成坚决地：“这还有什么說的！沒收！”

郭大娘斬釘截鉄地：“对！沒收！”

群众开始动作。崔老昆后退，他的儿媳妇上前搀扶着他。

崔老昆喃喃問道：“今天是几儿啊？”

儿媳畏縮地答道：“十月初三。”

崔老昆：“十月初三……十月初三……”說着轉身朝里院走去。他故意地向儿媳大声問道，“治国快回来啦吧？”

郭大娘会意，冲着崔老昆喊道：“崔治国是革命干部！他回来也得跟群众站在一条綫儿上！”

二

崔治国穿着皮領大氅，騎在馬背上。他思慮地燃起一支紙烟，然后牽动繮繩，撥轉馬头，朝观众的方向踏出画面。

从村里的一个高坡望去，可见騎者小小的身影在田野里策馬而来。

这是郭大娘的屋外。郭大娘抱起了一抱柴禾，隔了树枝編成的篱笆，向着騎者奔来的方向注意地望着。

黑妮从她身后跑上土坡，喊道：“郭大娘！有个老田同志来找你！”

郭大娘疑惑地：“哪个老田？”

說話間，背后传来人語声。郭大娘回身望去，见刘老成夫妇和另外几个乡亲簇拥着一位解放軍同志走上土坡。

刘老成喊道：“福順嫂子！来了客人啦！”

那位解放軍同志也热情地打着招呼：“郭大娘！”

郭大娘答应着，忙放下柴禾，繞过篱笆迎上去。

老田：“郭大娘！你还认得我嗎？”

郭大娘握住老田的手，微笑着仔細地端詳。

老田緩緩地回叙道：“一九四一年反扫蕩的时候，有一天下着大雪，你从野地里背回来一个伤号……”

郭大娘听着，眼里逐漸閃動起兴奋的光輝：“你……你就是那个同志啊？”她笑起来，“看我这記性！你那腿好啦？”

老田：“好啦！落了点残疾。”說着从挎包里抽出一个紙卷，“要不啊，这回打蔣介石，我也得跟你儿子似的，立他个大功！”

說完，他把手里的紙卷在郭大娘面前展了开来。

郭大娘惊喜地望着喜报，群众愉快地围了上来。

郭大娘的屋里。

黑妮将喜报貼在了墙上。老田注視着墙上嵌有一个战士半身照片的鏡框，回头望望郭大娘。郭大娘幸福地笑着，一面招呼大家就座。

刘老成开腔道：“老田同志这回来是上級派来领导咱們搞土改的，就住咱們村儿。”

郭大娘兴奋地望着老田，热誠地：“就住我这儿！……这儿清靜！我家就我一个人。”

老田指着偎到郭大娘身旁的黑妮，疑問地：“她是……？”

郭大娘：“她是来跟我作伴的！这是个苦命的了头，爹娘、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啦！”

黑妮：“你也不說点叫人高兴的事儿！”

郭大娘：“噯！說点高兴的。这个了头啊，我看早晚得当了我的儿媳妇！”

黑妮娇羞地捶打郭大娘的脊背。屋里的人们愉快地笑了起来。

郭大娘指着东套间对黑妮说：“快去把那里屋收拾一下！”黑妮应声而去。

刘老成吸着旱烟，抱歉地：“我是没条件留你住，房子都叫鬼子给烧啦！”对郭大娘，“这回要是能分两间房儿嘛，……”

郭大娘：“你这要求保准能实现！”

老成嬷对老田：“就是盼着分两间房儿！我们家根柱跟她家的永来一道参的军，赶明儿复员回来，也好给他成亲哪！”

郭大娘对金梅诡谲地笑着，金梅羞涩地躲向人后。屋里洋溢着愉快的空气。

老田鼓动地：“要想分果实，咱们得先把地主斗倒啊！”

刘老成大咧咧地：“这个呀，不成问题！”

李老康进门来，悄悄跟刘老成说了几句什么。刘老成抓着脑瓜皮，楞了一会，对老田：“你先歇着，我出去看看！”说着走出。

郭大娘安详地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李老康：“崔治国回来啦！”

屋里顿时静了下来。郭大娘喃喃自语地：“他……他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？”

老田：“谁？”

郭大娘：“崔老昆的儿子。”

三

崔家的场院。风尘仆仆的崔治国手握着馬鞭子，气鼓鼓地注視着仓房門上的封条。

立在一旁的崔老昆以嘲諷的口吻恨恨地說：“看看吧！这就是你参加革命的好处！”

崔治国望望父亲，心情煩乱已极。他憤然轉身，怒冲冲向大門走去。他的嫂子拦阻說：“他兄弟！他兄弟！……”崔治国掙脫。

崔老昆对儿媳責备地：“你拦他干嘛！让他去。”

老槐树下。崔治国冲出黑大門，朝着正在欣賞那匹馱馬的李滿仓綑着脸問道：“李滿仓！貧农团誰負責任？”

李滿仓不知所措，干笑着解釋道：“我不在貧农团。我是中农。”

崔治国撇开李滿仓，迎着刘老成大步走去。

崔治国：“刘老成！貧农团誰負責任？”

刘老成望了望崔治国的神色：“有什么話你就跟我說吧！”

远远近近停步观望的人漸漸愈湊愈多。

崔治国竭力克制着，不失干部风度地：“你們是怎么执行的政策？我們家是汉奸还是特务？我們家犯了什么罪？犯了什么法？”

刘老成阻止着群众的議論，对崔治国慢条斯理地：“按阶级成分說……”

崔治国打断了他的話：“这个我不否认！我是不是革命干部？嗯？革命干部的家庭要不要照顾？嗯？”他不顾群众的議論，几乎是用訓斥的語調繼續說下去，“照顾干部的家庭，这是党一貫的政策！你們了解不了解？”他紧逼着刘老成走 上一步。

刘老成后退。崔治国又逼近一步：“你們是怎么执行的策略？”

刘老成又后退。他一直后退到书写着“土地法大綱”的墙壁跟前。

群众紛紛議論，声音嘈杂。

隱隱人声传来。黑妮跑在前，郭大娘和老田走在后，一面談着什么走下土坡。

街道上，人們熙来攘往，有的一面互相传告着朝老槐树的方向奔去，有的則一面发表着自己的政见从老槐树那里踱回来。

黑妮迎着李滿仓一路小跑地走去。李滿仓朝一位老妇叫道：“娘！回去吧！沒咱們的事儿！”紧接着又向走过来的郭大娘和老田客气地打着招呼。

郭大娘走过挂有“槐树庄貧农团”木牌子的大門口，向一个老头打着招呼。老头說道：“喂！你快去吧！你是他干娘，非你說不住他！”

郭大娘随口答道：“唉，什么干娘！”

走在郭大娘身旁的老田問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郭大娘解釋道：“早先為了還賬，去給崔家干活。這個崔治國是我奶大的，就这么落了个干娘的名儿！”她苦笑着，叹了一口气，朝老槐树下的人丛里走去。

老槐树下，人聚得更多了。

老田目送着郭大娘挤进人丛，对黑妮匆匆說道：“去！把民兵召集起来！”

黑妮应声离去。

郭大娘张望着挤进人丛，睜大两眼注視着湊上前来。

崔治国立在槐树下，双手叉腰，口吐白沫，嚷道：“你們这么搞，我們在外边能不能安心工作？你們这么搞，是不是帮助敌人？是不是破坏革命？嗯？……”

刘老成脸色尷尬，攤开两手：“哎呀治國！你扣那么大帽子我們可受不了哇！”

崔治國正欲开口，忽然微微一怔，他看到了出现在他面前的郭大娘。

郭大娘直視着他：“你回来干什么来啦？”

崔治國压住火：“回来看看，看看你們怎么抄我的家！”

郭大娘忍耐地：“崔治國！你可得站稳立场啊！”

崔治國充滿敌意地：“立场！我在外边辛辛苦苦地干革命，你在村里領头清算我的家！你这叫什么立场？”

郭大娘竭力抑制着自己：“土地改革，这是党的政策！再說，也給你們家留一份儿啊！你想想，早先你爹赶我們走那工